

# 注意素质

□朱辉

钱锺书在《围城》中将老年人恋爱，比作老房子着火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情况有了变化，如今黄昏恋往往从容不迫，大龄青年的恋爱倒有点像老房子着火，“火势”发展迅速……

侄儿大伟今年32岁。今年4月，疫情刚有好转，他便相亲去了。两个月后，就去女方家上门，基本敲定了婚事。大伟之所以着急，是因为已经进入了职场晋升关键期，加班呈现越来越密集的趋势。若再不完成终身大事，今后几年谈恋爱的时间会更少。而女方孙小姐，年底就30周岁了。在我们这座城市，30岁约定俗成是女白领成为“剩女”的门槛。

“你姑妈这人最爱凑热闹，

听说大伟的女朋友要来上门，非得来看看……”上前一天，父亲对大嫂说。大嫂颇有些担心，我们姑妈有个坏习惯，每回聚餐，菜刚端上来首先打包。这个菜她老公喜欢，那个菜她女儿爱吃。这番操作孙小姐是会引起不适，回去一说，我们老朱家脸都被丢尽了。

然而姑妈固执，估计没法劝她不来，最后只能让父亲去给她做培训，让她改改餐前打包的陋习。

孙小姐上门当天，大嫂又特邀我们两口子列席，为的是左右控制住大嫂。大嫂是个“包打听”，遇到不太熟的人，都喜欢

刨根问底，将人家祖宗十九代问个清楚。虽然这次大嫂交待了纪律，让大嫂注意素质，但保不齐她“问瘾”发作，骚扰了孙小姐，给我们家抹黑，于是让我们时时留心，发现苗头及时遏制。

“人家孙小姐家，全家素质都很高。非礼勿闻，大伟上门时只谈天气和国际形势、家乡风俗。我很担心我们家给人小市民家庭的感觉，影响大伟的婚事。”大嫂颇有些忐忑。

好在孙小姐上门那天，大家都很注意素质，努力克制着平日里的一些本性。尾声阶段，大嫂一度有些放松，差点开始打听孙小姐的父母退休金有多少，我连

忙打岔，我老婆则夹了一筷子菜封住了她的嘴。

上门圆满结束，大哥松了口气。同时感叹两家素质差距大，我们家应对孙小姐上门十分吃力；今后相处久了，不知是否会不太和谐。大嫂不以为然，说我们能装，别人家未必不是装的。这话让大哥略微宽心了一点。

不得不说，双方互相上门见家长，是个好习俗。起码会让平日不当回事的一些毛病，得到应有的重视。为人处世方面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修正起来很难。不过大哥已经着手粉刷家里的墙面，更新破损的家具，儿媳早晚是要去看看的。

一名秉性骄傲的大龄未婚女性，受到失恋与失业的双重打击后，有两份收入几乎一样的工作摆在她面前，一份，是回到故乡小镇父母的身边，成为镇政府办公室的文员；另一份，是留在大都市的独立咖啡馆，换上深绿色的围裙，当咖啡师的学徒兼服务员，究竟哪一份工作能治愈她心中的创痛呢？

大部分人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会情不自禁地渴望回到故乡，回到悠闲的生活节奏中。她们会以为那就像孩童有机会回到母亲的子宫一样，周围熟悉的环境，好比温热的羊水包裹着你，让外部世界的變化与冲撞仿佛隔了一层。这里的早点铺依旧用菜籽油炸油条；理发店的老师傅依旧在他的磨刀石上，悠然摆弄着他的剃刀；做姜糖的老妈妈，依旧努着腮帮子像拉面一样，拉伸着黏稠的姜糖条。

回到熟人社会的好处仿佛很多：从此有人关心你的午睡躺椅准备没有，责备你怎么可以用一杯黑咖啡代替早餐，议论你与才见了一面的相亲对象究竟啥时扯证结婚……他们真心为你着急，因为你的小镇大小，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。

而热衷减脂健身的你，处处都像落魄的明星一样深受瞩目：孤独地晨跑，受人围观与目送；快速地采买，一定有人打量你的菜篮，议论“鸡脯肉怎么算是荤菜”，硬要分你半条五花肉；河边的瑜伽练习刚结束，就收到专治跌打损伤的老中医的电话，怀疑你刚才的动作扭伤了胯骨与脊柱。究竟哪双眼睛在无时无刻地打量你，究竟哪张嘴在喋喋不休地议论你？从大城市回到小镇的你，终于明白关心的背面是热切打扰，操心的背面是蛮横干预，熟人社会意味着你的生活选择

洒上了好闻的香水；金秋，一簇簇桂花怒放枝头，如繁星汇聚一起，在我周围闪烁着金光；冬日，一棵一棵的紫荆花灿如云霞，把林荫小路变成了梦幻的粉紫色。

闲暇时，我也喜欢漫无目的地走走。看行人从身边匆匆而过。老人牵着蹒跚跳跃的孙子，脸上的皱纹像菊花舒展。情侣手挽着手，一脸甜蜜。提着公文包的男人，神情凝重，若有所思。妆容精致的女郎，脸上却有掩饰不了的伤感与疲惫……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各怀心事，活生生地向我传递着生活的悲喜和人间的烟火气息。

若时间充裕，我会走得很慢，耳机里放着我喜欢的抒情音乐。时光仿佛放缓了，心寂静清凉，像一泓秋水，耳畔有清风，鼻边有花香。这时，可以听到风吹过树叶的声音，可以听到枝头鸟儿的啁啾，可以听到草丛里虫儿的低鸣，可以看到白云在空中静静地流动。感觉自己不是置身于红尘中，而是置身于世外，这时，我会想到很多事，思绪像脱缰的野马自由驰骋，想起陈年旧事里那些可爱的人儿，想新写的小说该如何结尾，想周末做什么食物给孩子吃，想给老母亲买件漂亮的裙子。想着想着，就到了目的地。

途中，要经过一条林荫小路。红砖铺就的古朴小路，长满了淡淡的青苔，行走其间，宛如踩在江南的青石板小路上，心都变得温柔了。榕树、紫荆树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绿树，长得茂密而繁盛，如巨大的绿伞遮在头顶。落叶、柳絮时不时颤悠悠飘下，落在我的头发上、衣襟上，然后坠落于地，给小路绣上了精致的花纹，真不忍心踩踏。天气晴朗的日子，阳光顺着树叶的缝隙，一束束照射进来，洒下一地摇曳的光斑，像一地闪光的碎金子。路边的草丛里，各种小野花开得明媚灿烂，惹人欢喜，忍不住伸出手，轻抚那些小精灵，或采撷一束芬芳，闻一闻，心里仿佛也盛开了花朵，满怀的清香。

往前走，有个街心小公园，里面栽种了各种花木，从这里经过，每天都像在观看盛大的花展。初春，黄灿灿的风铃木怒放枝头，像一个个硕大的铃铛，把这里变成了金黄色的海洋；夏天，栀子花暗香浮动，如同给整条街道



花枝雀 汤青/摄

## 露天电影院

□展颜

我在家小住的第三天，光头又来了。

前两天，他都来过。一看院内都是老头老太太，还有流着鼻涕的小娃娃，他大声招呼，就走了。

这次，他来得早。我刚洗漱完毕，打开院门，他就挤进来。

他喊我哥。秀文哥，到我家吃早吧，一个人锅上锅下的麻烦。

我知道他这是客套话，他也知道我不会去。每年，只要我回来住，吃的、用的，都会事先准备齐全。我想过平常日子。

光头说，今个儿天气好，我带你去扒泥鳅。

扒泥鳅？是啊。光头黑瘦的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。

小时候，我多次和他一起扒过泥鳅。有时在稻田里，有时在渠沟里。提上小木桶，赤着双脚，下到泥里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光头与我同年，只比我小月份。小时候，他头上好长疮痘。为方便抹药，他爹经常给他刮个光头。二十郎当岁，他离开乡村，到县城做小工。慢慢成了包工头，在城里买车买房，很是风光。

这两年才回来。回来后，房子已坏得不像样子。他买来绿色的铁皮瓦，把屋頂重新苫住，并用木头支撑起快要坍塌下来的房梁。就这样将就着住。

光头回来的原因众说纷纭。有人说，他发财了就忘本，把老婆给休了，跟一个年轻漂亮的洗头妹黏糊上。结果小狐狸把他的钱骗光了。有人反驳，小狐狸多大个事，屁都不值。关键是他儿子笨蛋，吸毒！吸毒知道不？K粉麻果摇头丸，一上瘾，既烧身体又烧钱。这下好喽，城里烧光光，只好回来。

对光头的往事，我只听不问。如果这是一块伤疤，何必要再揭痛他。

光头给我找来长筒雨靴，胶皮手套。我俩提着小木桶，像小时候一样，奔向后河的一个排水沟。经过光头门前，我看到蛋蛋。他双腿交叉着倚在门框上，脸瘦

长，苍白，好像缺血一样。手里夹着一支烟，正眯着眼睛，贪婪地抽。

我说，要不要叫上他。

光头说，算了，免得扫兴。

我们说话时，蛋蛋把咽进肚子的烟，极小心地从鼻孔里释放出来。他透过烟雾，瞟我一眼。光头说，叫伯伯。

我说，别为难孩子。把他带上，跟我们一起去扒泥鳅。

我看到蛋蛋眼里掠过一丝光亮。旋即，他摇摇头。

后河的排水沟，小时候我们常来捉鱼摸虾扒泥鳅。春耕时放水，河里的鱼往上钻，塘里的鱼往下窜，顺着这水沟找新鲜。鱼儿们想不到的是，有人在张网以待。秋节水浅，杂草丛生，头顶刺刀的小米虾已茁壮长大。弯弯耷下去，正是活蹦乱跳的一大把。冬季少水。沟内黑油油的泥土下面，就是泥鳅的温床。泥鳅肉质细嫩，味道鲜美。那些年我们没少吃。长大后才知道“天上龙肉，地下泥鳅”。是大补。

光头从我惊喜的声音里也看到了泥鳅。他说，这就是希望，扒到了第一条，就会有第二、第三条。

我问光头，要是以前，我们扒出的这段距离，能扒多少泥鳅？

光头往身后看了看，想说，最少两斤。

现在呢，才一条。你说，泥鳅都上哪去了？

这，我哪知道。

我说，都进城去了。

光头的脸腾地红起来，如同抹了油彩。秀文哥，你别嘲笑我了。

我说，没嘲笑你，我是说自己。其实我们都是泥鳅。

说完，我把手中的泥鳅重新放回泥水里。它摆摆尾巴，一头钻进去。瞬眼，就不见了踪影。

往回走时，光头向我请求，秀文哥，我想让蛋蛋跟你混几年。到你那文化公司去，熏陶熏陶，也许会好起来。我已老了，但不想让他也毁了。

光头说，秀文哥，我运气不好，你来。

我跳下去，让他洗脚，穿上雨靴再扒。

光头不肯。边扒边对我说，这点苦算什么，我刚到城里时，可比这遭罪多了。

李健出过一张翻唱专辑《遥远的天空底下》，里面有十首老歌，其中有一首是郁冬的《露天电影院》。

关于这首歌，李健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这首歌就像一张老照片，偶尔翻看，温暖而略带伤感，在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总听这首歌，感谢它的作者，也希望他以后的生活平安顺利。”

郁冬这个名字，可能如今的90后00后比较陌生，因为他早已淡出娱乐圈。但在上个世纪末，他可是内地声名鹊起的民谣歌手和音乐制作人，曾和崔健、汪峰同台表演过，也为刘欢、那英、老狼创作过歌曲。

郁冬只出过一张专辑《露天电影院》，他流传最广的也是这首同名歌曲。

很多人喜欢《露天电影院》，因为勾起我们对遥远的露天电影的怀念和回想。

每个生于80后之前的孩子，童年中大概都有一段关于露天电影的记忆。暑假的黄昏，早早洗完澡，换上花裙子，涂好痱子粉，囫囵吞枣吃完饭，就拿起小马扎，带上清凉油和小扇子，去街心公园占位置。那时，我们社区一个月才会在街心公园放一场露天电影，物以稀为贵，何况露天观影多叫人兴奋啊，可以呼朋唤友，叽叽喳喳讲话，树上的夏蝉，也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，星星在夜空中闪烁，放映机发出沙沙的旋转声，白色幕布上影影绰绰的人头。其实，露天观影的效果并不好，我每一次都无法专心看剧情，但那种群聚的夏夜热闹氛围，令我迷醉不巳。

郁冬在歌里唱道：“我家楼下的空地／是一个电影院／在夏天的夜晚／它不再出现／如今的孩子们／已不懂得从前／那时候的人们／陶醉过的世界……城市里再没有／露天的电影院／我再也看不到／银幕的反面／你是不是还在做／那时的游戏／看着电影的时候／已看不见星星。”

郁冬的《露天电影院》，基调是忧伤而惆怅的，他感慨从前的露天电影院已消逝在城市里。确实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露天电影的身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，人们买票坐进冷气开足的黑黢黢的电影院，各就各位，身抱一桶爆米花，互不交流，那露天的风，嬉笑的脸，就像一个个久远的模糊的不够真切的梦。

今年夏天，从新闻里看到很多城市开出了露天电影院，包括我所在的的城市。上半年的疫情，让电影院成了禁足之地，如今电影院虽已重新开放，毕竟还是密封空间。而露天电影院，既满足了人们的观影需求，其流动的空气，开放的场所，也增大了疫情防控安全系数。

我预约了一场露天电影《西小河的夏天》，主办方已经提前摆放好椅子，座位之间间隔1-2米，现场准备了洗手消毒液、一次性口罩、清凉油等防疫防暑用品，每一位进入观影区的人都需要先做体温测试和随申码检查。虽说程序有点复杂，现场还是座无虚席，来了不少老年人，有些还带着孙辈。夜幕降临，白色投影幕布上晃出少年的影子，身边老人摇起了折扇，蛰伏于记忆深处的回忆顷刻苏醒。

郁冬在歌里唱道：“我家楼下的空地／是一个电影院／在夏天的夜晚／它不再出现／如今的孩子们／已不懂得从前／那时候的人们／陶醉过的世界……城市里再没有／露天的电影院／我再也看不到／银幕的反面／你是不是还在做／那时的游戏／看着电影的时候／已看不见星星。”

关于这首歌，李健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这首歌就像一张老照片，偶尔翻看，温暖而略带伤感，在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总听这首歌，感谢它的作者，也希望他以后的生活平安顺利。”

## 行走的意趣

□胡玲

都有七大姑八大姨强行植入自己的意愿，而且，谁都不许你反驳，因为他们都是为你好。

你忽然会发现，去大

城市认真漂过的人，在根本意义上都无法回到故

乡，并与那里盘根错节的

人情世故再次水乳交融。

你会伤心地发现，回来你

也是异客了——这里的服

装店还出售上世纪90年

代的款式，这里的桌球店

与冷饮店随时可以拍上世

纪80年代的电影，这里的

</